



MARATHON MAN

william coldman

马拉松人

[美]威廉·戈德曼 — 著

姚向辉 — 译

非外信





MARATHON MAN

马拉松人

1981年11月11日
第111期



MARATHON MAN

william goldman



马拉松人

[美]威廉·戈德曼——著

姚向辉——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拉松人 / (美) 威廉·戈德曼著; 姚向辉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4

书名原文: Marathon Man

ISBN 978-7-5699-1501-3

I. ①马… II. ①威…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4772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9559

William Goldman

MARATHON MAN

马拉松人

作者 | [美] 威廉·戈德曼

译者 | 姚向辉

出版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王雅观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宋春 王雅观

封面设计 | 安克晨

责任印制 | 刘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317-519686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880mm×1230mm 1/32

印张 | 9.5

字数 | 188 千字

版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1501-3

定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惊悚或悬疑电影与其他任何类型的影片都有所不同。它拥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它和观众玩游戏。你希望观众在每一幕中知晓或找到多少信息？观众应该比故事中的角色领先一步，还是应该受到蒙骗，让突如其来的情节转变吓了一跳？

玩这些游戏乐趣无穷，当《马拉松人》的小说通过邮件寄到我手上，我既因为得到这个机会而感到惊喜，也被小说彻头彻尾地勾起了兴趣。

威廉·戈德曼这部令人手不释卷的小说的前半部是个多少有些晦涩的悬疑故事。多头并进的线索引出了许多个问题。到底是谁在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故事的主线是一名前纳粹离开藏身之处，前往纽约领取他的财富，并与一名年轻的犹太学生展开了生死斗争，因此我将其视为我的“犹太惊悚电影”。

小说的高潮无疑是学生被绑在牙医治疗椅上，名叫赛尔的老纳粹逼迫他吐露情报。我知道观众对这些场景的反应会和他们的去

看牙医的经历一模一样：共情和恐慌。

电影刚上映的时候，我去了曼哈顿的好几家影院，站在屏幕侧面望着观众和他们的反应。太值得一看了。

我和比尔·戈德曼^①忙碌了好几个月，围绕故事情节添加富有当代气息的细节。我们想到一个点子，赛尔从南美洲的藏身之处出来以后，发现罢工使得外部世界陷入瘫痪——机场缺少行李搬运工，垃圾在巴黎的街道上腐烂等等这些。制片人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想要给巴黎脸上抹黑，但我认为围绕情节营造一个有意思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这么做一定会有良好的效果。

达斯汀·霍夫曼被选中扮演犹太学生贝比。后来他觉得这个角色不符合他的年龄，请编剧改写剧本，让他不再缺乏性经验，并去掉他的学生身份。新剧本的效果不太好，我不得不命令达斯汀要认为自己就是28岁——他看起来无疑依然像28岁——不要对此有所怀疑。他做到了，将角色演绎得生动传神。

至于赛尔，我们考虑过的演员能排成一条长龙，但劳伦斯·奥利弗并不在其中，他抗争某种老年病已有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得知他迫不及待地想重新出山，我便和他见了一面，向他讲述扮演这个角色在身体方面需要的条件。

他抵达会面地点时似乎有些虚弱，声音尖细得不太自然，因为病症给他的发声肌肉造成了不利影响。

^① 即本书作者威廉·戈德曼。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他越来越受到这个角色的吸引。讨论外形时他早就准备好了剃光头。我们建议他留一撮小胡子，他的回答是：“你们难道不想好好利用我这张刻薄的小嘴吗？”对钻牙的那个场景，他事无巨细地做足了准备，想出了如何以无数种方式表达“安全吗？”这个问题的前后变化。

拍摄《马拉松人》时最令人兴奋的一个方面，无疑是目睹这位伟大的演员在拍摄中一天天地恢复他的力量。

约翰·施莱辛格^①

1998

① 约翰·施莱辛格（John Schlesinger，1926—2003），英国著名电影导演，执导过《午夜牛郎》《血腥星期天》《马拉松人》等经典影片，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和英国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

献给爱德华·奈瑟尔

序 幕

每次开车穿过约克维尔，罗森鲍姆都会生气，不过怒火并没有特定的对象。东八十六街是德国佬在曼哈顿的最后一个据点，这些啤酒馆越早被新公寓楼取而代之就越合他的心意。倒不是说他在战争期间吃过什么苦头，因为他全家早在二十年代已经移民美国，但开车经过日耳曼精神病的聚居区就足以让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了。

尤其是罗森鲍姆。

不管见到什么都能让他恨得咬牙切齿。他认定不公平的事情只要敢爬进视野就会被他一把抓住，使出他七十八岁残躯剩下的所有力气使劲捏死。巨人队搬去新泽西，他恨得咬牙切齿；黑鬼，咬牙切齿，尤其是最近，他们居然觉得自己不比其他人劣等；肯尼迪，咬牙切齿；共党分子、色情电影、下流杂志、烟熏牛肉价格飞涨——随便你说一个好了，且看罗森鲍姆如何咬牙切齿。

九月的这一天，他的脾气格外乖戾。天气炎热，他出发去纽华克的时候已经晚了，他还在世的最后几个好朋友住在纽华克，他们每周一次在养老院碰头打牌。那三个半截入土的老家伙牌技差，身体更差，但总算还能凭自己的力气呼吸——七十八岁，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他们并不怎么喜欢罗森鲍姆，每次打牌到最后，无一例外地

会以大喊大叫和指责威胁结束。但他每周都会开车过去，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熬过一个个星期四，而星期四这个二十四小时的周期，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已经恨得咬牙切齿了。有一首歌唱的是“星期六晚上是一周里最孤独的夜晚”，还有一首唱的是“星期一，星期一，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但罗森鲍姆知道你最应该当心的其实是星期四。他这辈子的所有坏事都发生在星期四：一塌糊涂的婚姻，从一个星期四开始；两个孩子，都死在星期四——相隔几年，但都是星期四——谁能想到你会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多么可怕的事情。罗森鲍姆五十年来每天抽三包烟，他儿子一口烟都不抽，结果你猜是谁得了癌症？他在驾驶座上挪了挪屁股；星期四他不得不戴上疝气托。

八十六街堵得一塌糊涂。

金贝尔斯东区商场。自从该死的东金贝尔斯在八十六街开业，这条路就再也不值得信赖了。八十六街曾经是他最喜欢的穿城路线，比七十九街好十倍，也强过只有游客才会走的七十二街。对，只要你想痛痛快快地开车，走八十六街就对了。除了黑鬼，没有人去东金贝尔斯购物——哪个犹太佬愿意被撞见在这家金贝尔斯买东西？这儿不是金贝尔斯，金贝尔斯在三十四街梅西百货的对面，这堆狗屁东西喜欢自称东金贝尔斯就自称好了，反正对罗森鲍姆来说，它只能是地摊金贝尔斯，句号。

他没有拐上八十六街，而是沿着第一大道到八十七街左转。八十七，光是这个数字就足以让他咬牙切齿。他老婆的第一次胸部检查就花了他八十七块钱。只是见了个衣着光鲜的屠夫，拍了

张照片，然后听医生宣布消息。“你妻子左侧乳房上无疑有个肿块。”这是医生的开场白。罗森鲍姆觉得他蠢得让人同情，扭头对脸色惨白的妻子说：“你看咱们多走运啊，还好来看了一位真正的专家。我们告诉他说你的左乳房上有个肿块，他只靠这一丁点儿信息就断定这个肿块是个肿块。”他扭头看着医生，医生年纪很轻，多半娶了个金发碧眼的异教小妖精。

“她乳房上当然有个肿块，老天爷啊，你是奶子医生，我来不是为了问你脸上那个肿块叫什么——顺便说一句，那东西叫鼻子，不知道医学院现在还教不教这种知识。”

“您的先生非常风趣。”医生对他妻子说。他妻子疲惫地答道：“我不这么觉得。”

八十七街似乎还不赖。罗森鲍姆风驰电掣地冲向第二大道，赶上绿灯，到第三大道时恰好吃了红灯。他不耐烦地等待红灯变绿灯，朝该死的信号灯按了两次喇叭，直到信号灯顺从他的旨意，他一踩油门，轿车咆哮着驶向莱克星敦大道。所有人都说他车品很差，全家人都经常为此数落他，可他们知道个屁。三十五年，他没吃过一张罚单。没错，有几次险些被逮住，有两三次小剐蹭，有三四次几乎动拳头，但就是没吃过罚单，所以都给我见鬼去吧。就知道批评我，你们擅长的不就是这个吗？给老子心里添堵。

来到八十七街和莱克星敦大道的路口，罗森鲍姆开始给自己心里添堵了。正好是红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区区一个红灯，死不了人。但他前面被交通灯拦住的是一辆该死的纳粹大众车，更糟糕的是它就停在八十七街正中央，他没法挤到前面去，等绿灯一亮

就甩掉它。罗森鲍姆按了几次喇叭，嘴里骂骂咧咧，但一个混球连大众车都肯开，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他本人是雪佛兰的拥护者，从战争前就是了。只要你对车辆还有一点了解，只要你希望自己的钞票花得物有所值，那就应该开雪佛兰。不开雪佛兰的都是臭傻逼。

红灯转绿灯，大众车一动不动。

罗森鲍姆又按了一次喇叭，这次声音响得多，但那辆车依然挡住他的去路。他听见大众车的引擎突突哀鸣，拼命想发动起来。“给我让开！”罗森鲍姆吼道，“好狗不挡道！”

大众车终于发动起来，半死不活地穿过莱克星敦大道，慢吞吞地驶过东金贝尔斯的后门。罗森鲍姆咬着大众的尾巴，他想超车，但大众怎么都不肯从马路中央让开。就在这时，大众的引擎突然又熄火了，缓缓停下，完全挡住了罗森鲍姆。他从车窗探出头，使劲按喇叭，扯着嗓子吼道：“让开，快他妈让开——你他妈有病啊，挡在路中间干什么！该死的害虫、智障，快给我让开，别逼老子动手！”

大众车里飘来一个词：“Langsamer。”悠着点儿。别着急。德语，愿意怎么翻译随便你。罗森鲍姆一下子火冒三丈，既是因为天气炎热，更是因为愤怒。“少他妈叫我 Langsamer，泡菜肉头，mach schnell！”

大众车里的老古董从车窗里探出脑袋，扭头向后看，朝罗森鲍姆晃动他衰老的拳头。“Langsamer！”他还是这句。

看见这家伙气得罗森鲍姆咬牙切齿。老成这样，活脱脱一个棺材瓢子，眼睛蓝得就像纳粹宣传画，一个老糊涂的德国鬼子居然在曼哈顿中城乱跑，允许他坐上驾驶座简直是在侮辱人。

第二声“Langsamer！”过后，罗森鲍姆有几秒钟只是傻坐在那儿，汗流浹背。然后，他启动雪佛兰，轻轻地撞了一下大众。感觉太棒了，他后退几英尺，又顶了上去，这次撞得重一点。他有好几年没这么发自肺腑地想和陌生人干一架了。为什么？唔，因为：一，他在约克维尔；二，八十七街上；三，东金贝尔斯背后；四，被一辆大众车；五，堵住去路；六，开车的是个老不死的德国鬼子；七，害得他要赶不上每周四的牌局了；八，他这辆雪佛兰没空调更是火上浇油，尽管此刻是九月中旬的一个午后，但温度计显示有九十二度；九，华氏度；十，而且还在上升。

罗森鲍姆第三次顶上去，大众被撞出去几英尺远才停下，引擎恰好发动起来，它猛地向前一蹿，朝着公园大道而去。罗森鲍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立刻踩下油门，飞快地追了上去。他打算从右侧超车，他知道这是他这辈子的使命，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超过该死的大众，挡在前面堵住它，然后放慢车速，慢得像蚂……蚁……爬……

但大众不肯让他轻易获胜，罗森鲍姆向右开，大众也向右开；罗森鲍姆向左开，大众也向左开。八十七街上，一场战争突然打响，罗森鲍姆正中下怀，要是雪佛兰连区区一辆进口小破车都干不过，咱们就还是回家歇着去算了。

法国人喜欢谈论密斯托拉风^①，说它吹起来会让人陷入疯狂；圣安娜焚风刮得加州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们连走路都要放慢步伐。

① 密斯托拉风（Mistral），法国南部干冷而强劲的北风或西北风。

唔，曼哈顿也有一种类似的风，虽说还没有起名，但确实存在。每当天气从炎热变得闷热难当，这种风就会从西面席卷而来，裹着新泽西沼泽的所有蚊子吹过哈德逊河——也许不过是气候反常导致的某种现象，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因为直到公园大道的红灯忽然间全变成了绿灯，雪佛兰开足马力，大众依然领先，驾驶者把油门踩到底，就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一件要紧事：绝对不能让后面撞我的那个疯子超车，绝对不能，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他们像闪电似的穿过八十七街和公园大道的路口，保姆吓得抱住各自看管的孩子，十几个人绝望地寻找警察；他们冲向麦迪逊大道，大众颤抖得接近失控，雪佛兰的油门踩到底，轮胎吱吱嘎嘎响个不停；就这样，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岁的两个男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仅仅因为一辆租来的大众车凑巧在莱克星敦大道路口熄火；大城市里经常发生这种事，没错，但劲头迟早会过去，暴怒的火苗渐渐平息，等等等等，要不是因为一个叫汉西克的男人，他们的冲突也会这么结束。

汉西克的工作是定期送货，他讨厌跑八十七街，因为街道狭窄。但他也喜欢跑八十七街，因为拐过去八十八街的路口就是莱诺克斯小吃店，而管柜台的是个叫依莱妮的女人。一年多以来，汉西克每周都在这家店喝咖啡吃丹麦卷，因为依莱妮身材火辣，脸蛋也漂亮，很有魅力。她离过婚，但从不提。她喜欢和汉西克说说笑笑，有时候甚至会伸手弄乱他的头发，但就是不肯在下班后和他约会。她的前夫是卡车司机，她说不好意思，一次就够多的了。“但我不一样啊，”汉西克会灌她迷魂汤，“我可不是靠保龄球联赛得到人生乐趣的那种混球，我读畅销书，榜首作品我全

读过，《爱情故事》《教父》，你说一本热门书，我拿平装本给你看。”但依莱妮就是不肯松口。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对依莱妮说杰奎琳·苏珊的最新作品《一次还不够》无疑标志着她迈上了新的台阶，内容和风格两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汉西克立刻猜到是他的车出了事，他夺门而出，像是被鬼赶似的跑回八十七街，还没拐过路口就感觉到了热浪——难以想象的酷热，因为油罐车着火能把砖头烧成灰，女人和孩童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跑上八十七街，他看见火焰正在炙烤他送货那幢楼的侧面。汉西克以最快速度冲进炼狱，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其实似乎很简单。看起来像是有两辆轿车卡在一起，失控后打着转撞上了他的卡车，天晓得死了几个人。

被烟熏的汉西克踉踉跄跄地回到小吃店，先打电话报火警，再打电话报警。他傻乎乎地在柜台前坐下，依莱妮没等他开口就给他倒了杯咖啡。他喝了一口。他姿态中的某种因素打动了依莱妮，她从柜台里走出来，坐在他身旁，拿起干净的抹布，擦拭他被熏黑的脸。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和汉西克去看电影，三次约会之后，汉西克成功上垒。因此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比比的未来也不错。他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黑人小伙子，想成为摄影师，撞车时正好在前往公园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拍下了现场的照片，有几张拍得很好。《每日新闻》买下一组照片，登在头版和中页上，后来全职雇佣了比比，因此他的结局也非常美满。

你可以说是命运作祟，机缘巧合，也可以说这件事证明了上帝之手的存在，因为被车祸夺去生命的只有那两位司机，这